



天下爲公及其不滿— 殺了我再說吧！

——姚瑞中「天下爲公」系列作品解讀

文/鄭慧華

對於姚瑞中的「天下爲公」系列作品的解讀，讓人很容易將其與早期的「反攻大陸行動」系列拿來作比較，因為它們彼此間有同質性，都是由「行動」所發展出來的理念的陳述。但是形式上又是接續著「人外人」、「獸身供養」中以金箔貼在攝影畫面上的手法來完成。在「人外人」、「獸身供養」兩系列中「前往某地、拍攝的過程」沒有像「反攻大陸」或是「土地測量」系列中那麼被強調出行動本身的意義，但是在「天下爲公」系列中這早期行動式的批判方式又再度被使用與強化。

「行動」與「貼金箔」共同所表現出來的結果，像是從最早土地測量系列、歷史測量系列以來思考脈絡的匯集和延伸。在「反攻大陸行動」中，姚瑞中針對歷史的架構進行破解，那是衝著時代的變化以及意識型態的，作品充滿了忿怒與諷刺，到了「人外人」以及「獸身供養」，多了對本地重新的認知與情感，很敏感脆弱但是真情不時流露。我曾經在另一篇文章「金碧輝煌中看見無能的力量：談姚瑞中與姚瑞中的作品」裡嘗試解讀在「觀察與瞭解台灣」脆弱的心理之下，姚瑞中如何以貼上金箔的方式抽離掉觀察者（知識份子對土地的再認識）與對象物之間的距離，因此反而呈現出了一種深不可測的抽象距離（畫面因為貼上金箔而失去了景深），那抽象的距離轉變成我們眼中的美感以及一種可以認同的感情。

簡單地說從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姚瑞中的作品跟隨著台灣環境的改變，敏銳地呈現出了在地知識份子的觀察和心情轉變。從大我回歸到自我、中國情節到本土情節、台北都會的國際化與在地的草根意識抬頭，以及在此中不斷觸及的關於認同、身份、區域化與國際化這些曖昧的問題。解嚴之後的本土主義再度讓文化人士重新找到感情的依歸與發言的合理性，一窩峰地愛台灣與發現台灣，最後又再陷在島國封閉的心態之中。對於外來的或是對外的，呈現兩種極端：一種對外來文化（無論是東洋、西洋或是中國的）的防心過重，一種又毫無抵抗能力地附和與依賴，在兩者之間的缺口，我們似乎還沒有找到自己。

以上的陳述是因為我曾經這樣問過自己：姚瑞中的「天下爲公」系列是不是又繞回了老問題？只是對於身份上模糊不清的再次纏鬥，如果是，那這個系列在「獸身供養」系列之後陸續出現又表示了什麼意義？有人一句話突然像當頭棒喝一樣點醒了什麼東西：「那不正是姚瑞中敏銳之處！」。不管在行動上，思考或者行動的延續上，這個傢伙並沒有陷於近年一直以來被不斷膨脹放大、心態上卻是鴻鳥得讓人厭惡的大福佬心結之中，反由此拉出一條戰線再一次出走，帶著土地身份上妾身未明的羞澀，再一次挑戰自己的不滿。儘管，在身份認同這點上仍然存在著不可抗拒的語意不清，但是姚瑞中沒有一廂情願地與此不滿簽下切結書，卻反而是想從中再次驗證些什麼然後看看是否還能卸下些包袱或是得到些什麼。

姚瑞中這次的舉動不比撒尿行動充滿了恨意和嘲弄，或說，他怎麼不再想到到世界各地中國城撒尿？那種任性的行動在「天下爲公」裡不復見。在這系列的行動中，他以一種比較隨機（要到哪裡的中國城去拍照是預先想好的，也可能是隨機應變的）且像是旅遊的方式，在各地中國城的牌樓前留影，他到了那兒便發現了華人的無所不在，和以一種奇異的盤據方式建立起自己地盤的事實。只是此一時、彼一時，現在的華阜和我們以前所認知的「中國城」可能是不一樣了，至少我們的觀點有微妙的不一樣。「華人」的概念，不正是90年代後期

一個新興而起的族群概念？它多少是為了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來到，不得不集結而起與其他族群相抗衡的勢力，在台灣還無法自信無誤地表態身份的同時，我們清楚地自認為是這個族群中的一份子嗎？又是以什麼立場加入？或者在我們一面想辦法擺脫中國政治勢力侵犯下，另一方面又急欲跳入大華人領域中，一切只是為生存二字。姚瑞中迫不急待把自己再丟入那

下爲公」之意旨的象徵標的物，暗示著另一個融合的新境界。

好玩的是姚瑞中這次的行動雖不苟責，但也是挺酸的。他不再到中國去，但是卻到世界各處的中國城去，並且在入口處舉手投降。他說，「中國人的遷徙很少是因為太平盛世，但是到了異地他鄉又都在地盤上搭上『天下爲公』的牌坊，這不是很諷刺嗎？」

所以，他要投降？

他舉起雙手，就在牌坊下面，沒有反擊能力。那個隱約拿著武器指著他的，是誰，迫使他如此就範？姚瑞中在對誰投降？是中國人、西方人、還是我們自己？這裡頭愛昧的程度遠超過兩個彼此對立的關係，有可能是多重的，也有可能只是一個虛化但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果相機的拍攝動作，像是描準了標的物然後射殺(shooting)，一如在華山特區的展場裡擺置的那把手槍，可以用來瞄準每一幅作品中的主題，那麼在這個動作所之後的可能的「死亡」還訴說什麼，他這麼試圖確立自己的立場有效嗎？姚瑞中在牌坊底下是個幽靈，你不會知道他代表的究竟是什麼，是一個與中國還有血緣關係的群像之代表，還是一個來自華人族群中的一份子，還是一個跟中國城沒有關係的台灣路人甲。他作品中一貫的荒謬再次出現。將被射殺的，是他所代表的個體和精神、還是「天下爲公」這個籠統廣大、沒有清楚邊際之理想、還是深藏其下的華人遷徙史與內幕心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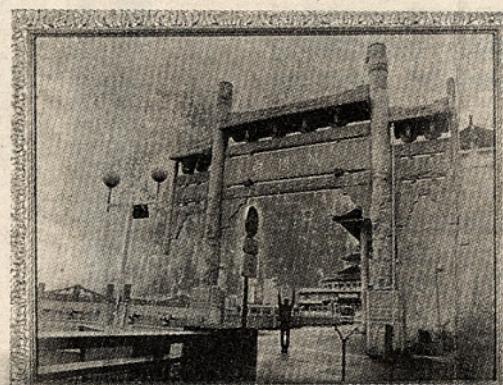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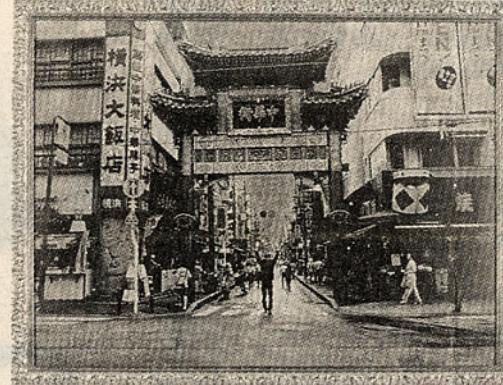
單看畫面，似乎對「天下爲公」這個理想的依戀，在他的投降下被終結掉了，可是他自己卻在同時也被犧牲。但無論如何個人是有限的，「天下爲公」的象徵性才是永遠陰魂不散的幽靈，在攝影作品中不斷顯現，從一幅到五幅，一直擴增下去，如果姚瑞中願意，這個系列豈只十幅，那長久以來隨在我們身後，像規範教條一樣的龐然大物無所不在、無時不在。不過中國人以前要的以德服眾一統江湖的天下爲公現在轉變了，台灣人在爭取自己的空間時可能還多少要與之抵觸，它以另一種方式寄生在新時代所結盟起的華人聯盟之中，現在同不同源同不同宗不重要，新的天下爲公在市場經濟導向之下重新掛牌上市。姚瑞中跑到世界各地傳統中國城去踢館，他的不滿來自莫名，死後的再生也導引再次走向另一個莫名。他的「出走」前往各國，是純然從台灣此地向外的出擊，可是在另一次邁向國際環境的長征路上，他又在華人的勢力裡發現了另一個不可抗拒的宿命和依歸。它吸引著我們的眼光，叫我們又愛又恨，如果不投降、死去、重頭來過，那還真不知道要如何面對那種欲拒還迎的尷尬。

姚瑞中在「天下爲公」系列裡所訴說的是一種極度曖昧，他藉著離開台灣去接近心裡遙遠的歸宿——世界華人長久以來的夢想，那種自發性可能連自己都意識不到。但是投降這個動作又是無力而不滿的，但不像他其他的作品，不滿產生力量，這次的投降，力量卻被閹割和壓抑，如果力量還有機會噴發，那會是在投降、死亡之後重生的剎那，因為那時，新的認知才會來到！

姚瑞中「天下爲公」系列，目前正於華山藝文特區美麗島事件二十周年舉辦之「那天我們如此美麗——歷史影像裝置展」聯展中展出，同展還有吳瑪悧、梅丁衍與陳順策的作品。地點在烏梅酒場。



姚瑞中



由上而下分別為：「天下爲公」系列作品之倫敦、橫濱、舊金山、巴黎

樣一個異質但充滿遙遠的熟悉的環境底下，反思自己的面目，尋求一種方式試著確立自己的立場。只是他所選擇的地方，不是華人以經濟力量重新攻下的保壘，而是傳統的勢力地盤，那裡有一些東西和新的氛圍相連繫，我們曾經從那傳統中與某些東西切斷關係，如今踉蹌走來再次進入其中，每一個入口牌坊標示著「天